

第二十七讲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及战后时期的

肖洛霍夫的创作

本讲参考书：

Ю·鲁金。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莫斯科，苏联文学杂志。
Ю·Лукин·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52。

讲读提纲：

1. 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M·肖洛霍夫的创作。
2. 战后时期的M·肖洛霍夫的创作。
3. 肖洛霍夫创作的意义。

1. 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肖洛霍夫的创作

肖洛霍夫的创作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俄罗斯人民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的艺术编年史。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伟大卫国战争的风暴和英勇年代的艺术反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爱和恨——这是他的战时作品的基本内容：人民对自已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烈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在新出现的作品里，肖洛霍夫创作的一贯方向性在这里是很明显的。"（Ю·鲁金。M·A·肖洛霍夫，俄罗斯苏联作家；儿童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第163页。）

M·肖洛霍夫是以一个军事记者的身份参加战争的，他常常到作战部队里去，写特写，并为长篇作品收集材料。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在真理报，红星报，共青团真理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发表了他的政论文和特写，这些都是根据正在进行的殊死战斗的国家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实写成的。其中有：

顿河，在南方；战俘，在哥萨克集体农庄，哥萨克等。肖洛霍夫描写了苏维埃人的爱国情绪的高涨，他们决死付出任何代价来捍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

作者从做论文和特写转到具有做论文性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憎恨的科学家这种体裁的范例，是在战争的前半期于1942年6月22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作者个人在前线时期所获得的印象是这一短篇小说的基础。肖洛霍夫提示了，一个普通的苏维埃人，一个爱和平，善良的人维克多·基拉西摩夫怎样在事件的进程中变成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极度憎恨的活的化身。维克多·基拉西摩夫来自烏拉尔，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他的家庭“几百年来……一直为国家制铁”（芳信译，仇恨，文艺翻译出版社，北京，1953年，33页）。他向作者述说，敌人的残暴行为在他心里引起并滋长了对敌人的仇恨。他上前线去时，在灵魂深处藏着对德国人民的科学、技术艺术等成就的尊敬。从德寇手里夺回来的城市和乡村的破坏情景强烈地震撼了他。德寇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枪杀老人、妇女、儿童，拷打和强姦妇女和少女，表现了史无前例的残暴。

在一次战役中，基拉西摩夫受了重伤而被俘了。在那里，他受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和折磨，但是他始终保持看斗争的意志而逃回到自己人这边来了。“我们学会了打漂亮仗，学会了恨，还学会了爱”，——他说，——“战争是把一切感情磨得锋利的一块砧石，人们都以为爱和恨是不能并列的。你知道古语说：‘母马和胆小的公羊——决不能套上同一个马具。’然而现在你可以看见它们套在同一个马具上，并且合作得怪不错的！为了德寇对我的祖国和我所加的一切危害，我对他们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同时，我却以全付心情爱护我的人民，而且我

决不愿意他们遭受德寇统治的痛苦。为了这个理由，才使我，使我们大夥儿这样不顾死活地作战；就是两种感情，具体表现在战斗中，才使我们走向胜利。一方面我们的心里怀着对祖国的热爱，而且我们要把这种热爱怀在我们的心里直到他们停止跳动，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要把我们的仇恨放在刺刀尖上（同上书，第51页）。

基拉西摩夫用上述的一些话结束了他的悲痛的故事。作者注意到了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的秋天的蜘蛛网的白丝黏到了基拉西摩夫的军官帽上，在帽子上显得无妖夺目。蜘蛛网线的另一端接触到基拉西摩夫的发际就完全与头髮混同一色了。他过去所经历折磨和痛苦的感受使战士的头变白了。

基拉西摩夫的形象是深刻的典型形象。出现了一种独创一格的奇蹟。同时似乎他的性格和生活的许多特点和方面都是可以用来描述千百万人的。这又一次证实了这一原理，即不仅可以通过对许多人所特有的特征与品质的综合，但是也可以通过对一个现实里的人——即在他性格虽有着表现得根完整的特点的人——的探索来得出典型性。

在整个短篇小说憎恨的科学里描写了在一个和平劳动者身上产生和加强对敌人的仇恨的真实心理状态。

在1943—1944年间，在真理报上刊登了肖洛霍夫新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里的若干片断（六章）。就已刊登的几章的主题和思想来说是和他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政论文相联系的。在这几章里，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初作者发表了描写战争的第二年里的事件的几章。他力求以自己的作品来帮助粉碎危害性很大的敌人，这几章是在1943年底，当苏联军队准备采取决定战争结局的坚决行动时发

表的。

作者叙述的是，人们怎样在顿河草原上，在哥萨克村庄的背景上同入侵的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是在顿河右岸进行的，部队撤到了左岸。情况十分艰苦，苏联军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个人数不多的团必须抵抗冲向斯大林格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疯狂进攻。肖洛霍夫力图揭示的是在这些艰苦日子里苏联战士和共产党员们所表现的英雄气概。

肖洛霍夫，像他经常所做的那样，是从多方面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的，描写了他们对祖国、仇敌、战争、死亡、公民责任、党、共青团、社会主义所有制、家庭、妇女和儿童，集体农庄劳动和机器——对我们苏联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的状态。

长篇小说的已发表的若干片断里的人物形象的范围是相当广的。其中佔很大篇幅的有以下三个形象——矿工，装甲车射手彼得·墨巴金，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的联合收割机手、步兵伊凡·兹瓦金和农艺师，前线的冲锋枪手尼可莱·斯德列里佐夫。

他们在军队里都是普通士兵，但是就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而言，他们却是先进的苏联人。墨巴金和斯德列里佐夫是同乡人，是顿河哥萨克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居民。在前线他们“结成了朴实而巩固的战士的友谊。爱开玩笑、嘴快、乐观的墨巴金跟沉默寡言的尼可莱·斯德列里佐夫配合在一起正是一长一短。”（见蒋夏林译，战士的友谊，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第56页）。斯德列里佐夫和兹瓦金结成了战士的友谊，他就成为这三个光荣的苏联战士之间的联系环节。

在已发表的几章里，叙述从描写斯德列里佐夫开始，通过他的眼睛揭示了笼罩着战争威胁的顿河草原。在已发表的这些章里，叙述是以斯德列里佐夫从医院回到前线而结束的。他在

开端和结束时的出现似乎成了情节的框子。作者是以怀着特别亲切的心情来描写这一形象的。

肖洛霍夫描写了两次战役，在战役中表现了建立一系列英勇功绩的苏维埃战士的日益提高的技巧。受了致命重伤的上等兵柯契尔可夫还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用装着燃烧液的瓶子炸毁一辆法西斯坦克。塞巴金冒着生命的危险，抑制住逃避敌机射击的本能愿望，他从装甲车里射击了法西斯匪徒的轰炸机。战士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当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一直都坚守着阵地。

肖洛霍夫技巧地表达了军事行动的紧张性，运用着大量的动词来强调指出事件的连续交替：“塞巴金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坦克。另外二辆坦克几乎同时都燃烧起来了……其余的那几辆坦克遭受了严重的损坏，都掉头后退，隐没在高地的后面……”

为了这一目的，也运用了这样的句子，即其中有着大量由属于一个谓语的句子的同等成分：“塞瓦金且夫如同在雾里一样，看见了一件件的灰绿色的军装，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正在爆炸的手榴弹的霹雳声，急骤的射击声和急促的、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

肖洛霍夫以极其深刻的心理描写来刻划出处在轰炸之下的兵士们的心情。读者注意着每一个词，每一个发展着的事件，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同时又正在竭尽全力打击敌人的英雄的的命运激动着他。“被地雷扬起来的灰尘还没有停落下来，在山后就出现了第二批德国轰炸机。这一次是将近三十架。四架飞机离开了机群，飞向防御线去。

“向我们飞来了，——萨什卡的颤抖的声音从咬紧的牙关里发出来，——看，塞巴金，这些俯冲轰炸机，现在开始投弹了……它们来了，……”

墨巴金的面色变得稍为苍白了些，他拿起步枪来，一只脚站稳在战壕台阶的最低的一级上，仔细地瞄准着。他的明亮的眼睛紧盯着，萨什卡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的眼睛细得简直像刀切的两条缝那样，眼眶周围边缘的黑皮肤上都是一道道深刻的皱纹。

‘差三个机身了……差三个半机身了……差四个机身了，放枪吧！’在低沉的震耳的马达吼叫声中茫然失措的萨什卡喊叫着。

墨巴金像在梦里一样听见了他的喊声和果罗谢可夫上尉的熟悉的嘶声，上尉正在高声喊叫，说着他惯常说的话：‘瞄准敌机！’墨巴金放了枪，肩膀和全身都感到了枪的沉重的反冲力，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就意识到了他没有打中。一瞬间熟悉的炸弹啸声更大了，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混合在一起……‘打吧，糊塗东西，快点打吧！……他激动地抖着，在萨什卡耳边喊着。

但是即使描写这个严酷的时代，肖洛霍夫也认为可以写一些可笑的东西的。在这个长篇小说的许多章节里都充满着幽默。这表现在对兹瓦金且夫的内心描写中，也表现在他讲述他的“通过研究艺术文学而大有进步”的要子的时候。兹瓦金且夫力图用幽默的讲述去冲淡他的同志——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的痛苦。在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用诙谐和滑稽的故事来使他们的处境轻松一下，并竭力提高大家的勇气和信心。

主人公们的语言特点表现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关于各个主人公的过去，不是由作者，而是由他们自己通过对于其所经历的事物的回忆，或是互相讲述这些经历的方式来告诉读者的。在这个场合下，这样的手法有助于更深刻地去揭示人的心理状态和更鲜明地描写某些生活现象。通过这样的方法，肖洛霍夫就做到了使读者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而且也是一个事件的

直接参加者，他密切地关怀着这个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所讲的那几章里还不能做出比较详细的结论，因为关于这部作品中的许多方面都还没有谈到。但是只就我们对他们为祖国而战这部长篇小说所知道的东西来说，我们就可以这样设想，在它写成之后，苏联文学将又会被一部有高度天才的作品丰富起来。

肖洛霍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的活动受到了政府的表扬——在真理报出版到一万号的时候，他受到了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2. 战后时期的肖洛霍夫的创作。

肖洛霍夫在战后的年代里继续了自己的创作活动。他的维护和平和揭露新的世界大战的挑拨者的政论性的演说佔有着显著的地位。他不止一次地在全苏保卫和平大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说。他的特写关于祖国的话（1948）、光明与黑暗（1949）和抨击文刽子手难逃各族人民的审判（1950）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作家用了毫不倦怠的毅力揭露与准备新的，毁灭性战争的人们。肖洛霍夫在回忆法西斯主义者给苏联祖国和全世界所带来的尚未痊愈的创伤时他写道：“我亲爱的朋友和同胞！让我们对敌人，甚至对已经被打倒的敌人的仇恨不要熄灭！让这种仇恨在我们的心中以十倍的忿怒沸腾着，去痛恨那些在人类语言中还叫不出名称来的人，痛恨那些还不满足于由榨取千百万人的血汗而获得利润的人，去痛恨那些穷凶极恶、盲目及丧失理性的人，去痛恨那些为备受折磨的人类制造新战争的行为！”

世界上每一个正直的人都诅咒，都用愤恨的心情去叫出他们的兇恶的名字，历史诅咒了他们的死亡。时间已经努力把他们钉死安排下必不可免的绞首的绳套了。但是只要他们还活

着，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几十亿美元去为准备新的可怕的战争而制造原子弹，——让我们对他们的不可磨灭的仇恨心活着吧。在必要的时候它是会有用的”。

肖洛霍夫以很大的愤慨的心情谈到了美帝国主义者，谈到了那些用人民的血汗来发财致富的，并且竭力想把世界掀入毁灭性的战争深渊中去的人们。这些对已经被打倒的敌人的仇恨的话並不是偶然的。他的话所指的美德国法西斯主义，国际帝国主义企图使它死灰复燃，以便让它去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在柯伦文刽子手难逃各族人民的审判里，肖洛霍夫一次和再一次地运用了被炸弹所摧毁的那些地方的形象。但现在这是朝鲜和酷爱自由的中国的土地：“朝鲜的人民自古以来都是以爱和平，具有高度和古老的文化，以及热爱劳动而称著的，——在这个可爱的小国家上空漂浮着同样的那些云朵。但是在这层云层之上，美国飞机不论是白天和夜里都在朝鲜的土地上散布死亡。许多朝鲜城市和乡村都化为灰烬。那些被美国喽罗们从陆地，从空中和从海洋去打死和打伤的女人、小孩和老头儿的血，汹涌地在朝鲜的土地上流着”……“人类用无情的眼睛去注视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所造成的各种罪行，对于这种罪行的公平的和不可避免的审判也将会同样是无情的！”。

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了在朝鲜和中国所造成的血河和血海的罪恶，美国主子们——垄断家们——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他提醒说，谁愿意认真地去考虑未来，他就不应当忘记过去，而在有关过去的银幕上，那头部朝下悬吊起来的墨索里尼的暗影依然在发黑，同样，他也让大家回忆被绞死的希特勒德国的首领们的另一种姿态”。

在特写关于祖国的话里，作者又重新採取了为和平而斗争

的主题。这个特写具有着两个方面——关于苏联各族人民和平劳动的故事以及关于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揭露。作者说道，俄罗斯人已经不是在革命后最初年代里和在集体化年代里的那些人了。当作者在描写他和农民们的会见时，谈到了关于已经摆脱了小私有者的观点的那些新人，即集体农庄庄员们。

肖洛霍夫在特写中力图作出很鲜明生动和准确的描写。作者通过叙述中的语调来激起读者们的一定的情绪。例如，在特写关于祖国的话里，他对俄罗斯大地作了一个绚烂的描绘，这块土地虽然因法西斯的侵袭而受到了严重的灾难，但是它仍然保全了自己的独立。作者对读者们，就彷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一样进行了谈话，和他们交换了心中的隐秘思想。

“冬天，夜晚……”

我亲爱的同胞和朋友，请你在寂静和孤独中呆一会儿，把眼睛闭上，回忆一下不久之前的事情，那么，你在自己的头脑中便会出现，

在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的上空，在蔓生着晦暗的风尾草的，早已撤除了的空旷的掩蔽体的上空，在崩塌了的要塞和充满着红褐色的积水的、射击用的掩体的上空，虚幻地漂浮着寒冷而尖利的云雾。在掩体的底部因为时间的关系，许多步枪的弹壳纷纷地发出，……”

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近郊的被弹片打碎了的松树在浓密的北风下折弯着垂沙地发出响。

很快就下了白色的柔毛般的小雪，就好像赶忙要把在不朽的列宁城的近郊被战争蹂躏了的土地遮盖起来一样。而这一片土地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神圣的。

太阳的阴影轻轻地滑过了复活了的乌克兰的原野，它多次地经历了枪弹的袭击，所有这些仍然可以令人回想起那些前军

见的战斗的雷鸣般的吼声”……

肖洛霍夫是用春天的图画来开始光明与黑暗 (1949) 这一篇特写的，他描写了苏维埃人民的伟大创举的成果，通过这些成果就可以证明人们对于全世界共产主义前途的坚定的信心。他举出了一幅象征性的图画——年轻的松树林的树苗的出现，这个树林虽然由于不良的天气和荒原上薰人的酷热，但最终还是成长和健壮起来了。“它出土也才一年，顶多只生长了两年，但是在酷热的中午，当你蹲下俯向这幼小的树林时，你可以在鼻孔里闻到一种松树油的清新而香嫩的气味，你的眼睛可以在那玩弄似的、细小的、不平滑的和柔嫩的茎上看到一些像露水般地发光的树脂的点滴，这些小滴要比茎大得多，因为茎只有别针头那么大。

只有一个大艺术家的眼睛和手才能察觉和鲜明地描写这样的详情细节。

肖洛霍夫的特写和抨击文所描述的是当时生活中一些最现实的问题。他的政论文充满着艺术的描绘和插曲。这就赋予了这些政论文以生动性和说服力，并能帮助读者更好地去领会于其中所讲述和展示的事物。

一些最抽象的政治论点，如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这一思想，在肖洛霍夫的作品中都获得了生动的表现。例如，当他在全苏保卫和平大会上演说时说道：“有一个民间的谚语：‘侵吞了别人栽种物的山羊，必定会自食其恶果’。但是要去餓飽那貪得无厭的美国‘山羊’却是不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实在是太贪婪和太厚颜无耻了！它啃食了法国的橡实，在意大利的山里和英国的草地上吃草，斯堪的纳维亚的贫瘠的牧场它也不嫌弃，土耳其的贫苦的食槽它也要去摸索一下，它跳到了亚洲和非洲的草地上去；同时也跳进了阿拉拉特山，去找寻诺亚

的方舟，显然那是要去找寻它自己的动物祖先的骨骼。总之，这个山羊是无所不去，无所不食，而且是无恶不做。但其它除了在没有精明的主人和坚固的栅栏的地方到处寻觅食物而外，而且还到处都为自己建立根据地。这个卑鄙无耻的动物还在我国的边境附近活动，但是苏联的栅栏是非常坚固的，而且显然，山羊对自己两侧的安全是非常害怕的。它的角虽然看起来是坚固的，但是却太短了些。现在，你看见没有，这隻美国山羊到处奔走，竭力想用金元来雇用猎犬，让他们先走狗栅栏，而猎犬们将会为了山羊的所作非为换根棒。但是现在要找寻这样的猎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人世间，头脑单纯的人都已绝迹了”。

在战后的年代里肖洛霍夫进行了巨大的创作静心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卷的工作。此外，他还写了六个印张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卷，写了很优秀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并根据这个小说编写了电影剧本。

一个人的遭遇——这乃是苏维埃普通人之一安德烈·索科洛夫的命运。也和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他和平地生活和劳动着，他有家，有小孩和房子。法西斯德国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进程。他当了战士，忠诚地和敌人作战，负了伤，成为法西斯的俘虏。在那里，他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痛苦和侮辱。他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但被捉住，敌人唆使恶犬去追击他。他第二次又逃跑，最后终于回到自己人这边来。战争结束了，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找不到自己的家。他的妻子和小孩都死于敌人之手。安德烈·索科洛夫继续当汽车司机，遇见了一个孤儿，遂将其收为义子。虽然索科洛夫受尽了一切苦难和不幸，但是他并没有向困难低头，没有失去对人的信心和爱。他是一个刚强的士兵，是一个劳动者和真正的苏维埃爱国志士。

作者是以他本人的口吻来叙述的，他在春季的泥泞时期里

在大河的渡口遇见了索科罗夫以及和他在一起徘徊的小孩。接着索科洛夫就讲述了他自己的辛酸的经历，然后作者又描绘了一幅春天的河流的图画。

索科洛夫用简单和鲜明的语言来讲述了自己的艰苦的命运。他所谈到的一切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都是很亲切的和瞭解的，这个短篇小说被看成是一部描写在苏维埃制度下所诞生的新人的长诗。

作者不仅用索科洛夫的事业、行为和功绩来表明他，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用言语来描绘了他。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有文化的工人——汽车司机。肖洛霍夫强调指出说，他乃是一个普通的人。‘开头我的生活平平常常——索科洛夫说道——‘……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在饥饿的1922年上古致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见译文1957年4月号第7页）

肖洛霍夫能够看出这个人的生活的主要东西——为了对祖国的爱而忍受一切最大的不幸的本事，不屈不挠的意志，坚强的性格和高度的人道主义。

这个短篇小说乃是战后时期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证明了这位继续在写新作品的作者的巨大的创作潜力。

3. 肖洛霍夫创作的意义

肖洛霍夫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光辉的表现。就其生命力、真实性、创作勇气和艺术技巧来说它们在苏联文学中佔有着首要的地位。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乃是俄国革命史中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

肖洛霍夫的创作经验指出：只有在决定社会发展的那些基

本的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这些经验同样也证明出：在我们的时代里，只有站在最先进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的艺术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如果不坚决遵守共产主义的党性原则，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不可思议的。肖洛霍夫在第二次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上说道：“国外的恶毒的敌人说，我们苏联作家彷彿是遵照党的指示写作的。事实上有点不同：我们人人都遵照自己的心的指示写作的，而我们的心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们是以自己的艺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摘自苏联的文学下册 282页）。

肖洛霍夫自豪地宣称说，苏维埃作家，连他自己也在内，都是“我国过去的伟大文学的”“直接继承者”，同时他们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

许多苏维埃作家，特别是喜欢写叙事作品或用农民生活的题材来进行写作的作家，都广泛运用着肖洛霍夫的创作经验。肖洛霍夫的影响在 A. 毕尔文采夫、M. 布宾诺夫、Б. 奥维奇金、肖洛霍夫·西尼亚夫斯基、A. 卡林宁、Б. 扎克鲁特金以及其他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鲜明地看到。苏联各兄弟民族的许多作家，如土库曼作家别尔第、喀尔巴巴耶夫（决定性的一步）乌克兰作家 M. 斯杰尔马赫（大英雄），爱沙尼亚作家 Г. 列别列赫特（柯奥尔基的光明）等人也是如此。这种影响表现在他们的作品的总的思想艺术倾向中，表现在结构手法和创造人物性格时的手法中，同样也表现在吸取风格特征这方面。

肖洛霍夫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所有的基本语言，千百万人都阅读着它们，许多人在这些作品当中第一次认识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肖洛霍夫的创作传统给与那些描写农民为争取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斗争的作家特别巨大的帮助。中国作家周立

暴风骤雨）、罗马尼亚作家彼得鲁·德米特鲁（猎狼）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阿尔巴尼亚、朝鲜和其他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作家们都受到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

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中国作家协会于1954年给苏联朋友们写信说：“肖洛霍夫是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获得了很广泛的流行。中国作家在他的作品当中学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他的作品中受到了思想教育”。

中国作家们写信给肖洛霍夫并要求他讲述苏联实施农业集体化的方法。肖洛霍夫的团信刊载于1955年1月5日的人民日报。

静静的顿河的头几卷译于1930年在中国出版。鲁迅曾参加这些版本的校订工作。他在这个翻译本中写了结语。

1940—41年静静的顿河的完整版本被翻译成中文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个长篇小说不止一次地重版着。

1946年作家国立波首次翻译了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在解放以后，这个小说成为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国农民和干部们的新生活当中的真正的教科书。

同样也翻译了肖洛霍夫所有的主要政论文和一些短篇小说，如父亲，瓦兹，牧童，共和国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等。

这一切都可以作出结论说，在中国，肖洛霍夫乃是最著名的苏联作家之一。